

公似泉反
上必典反
齒齒文音
反俗
改蛋篇音彼又徒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彙釋與研究

也動見
故音
加鄭賢章著
穀又烏官反
尚直耕反字書橦也
郭逵又俗昌兩反
穀俗宅耕反
有又戶交反和
穀又音
皮籥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彙釋與研究

· 鄭賢章 著 ·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彙釋與研究/ 鄭賢章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16. 5
ISBN 978—7—5531—0700—4
I. ①漢… II. ①鄭… III. ①漢語—佛經—異體字
—研究 IV. ①B948②H124. 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92244 號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彙釋與研究

鄭賢章 著

責任編輯	黃雲生
出 版	巴蜀書社
	地址: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政編碼: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 話:(028)86106170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85mm×210mm
印 張	30.75
字 數	600 千
書 號	ISBN 978—7—5531—0700—4
定 價	18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調換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7CYY017）

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11JL05）

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11A079）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目 錄

上篇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研究

第一章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概論·····	3
第一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所指範疇·····	3
第二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研究歷史與現狀·····	4
第二章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的產生與傳承·····	7
第一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產生的原因·····	7
第二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產生的途徑·····	9
一、書寫訛誤·····	10
二、文字類化·····	10
1. 受上下文用字影響的類化字·····	11
2. 受上下文語境影響的類化字·····	11
3. 受語義常配字影響的類化字·····	11
4. 受自身構件影響的類化字·····	12
5. 受漢字表意特性影響的類化字·····	12
三、有意新造·····	12
1. 切身字·····	13
2. 真言咒語字·····	15
3. 其他譯音字·····	16
4. 符合漢字構造規則的新造字·····	18
第三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的傳承·····	21
一、刻本佛經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21
二、佛經音義類書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22
1. 《玄應音義》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22
2. 《慧琳音義》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24
3. 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25

4. 處觀《紹興重雕大藏經音》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27
5. 郭迺《新定一切經音義》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29
6. 《龍龕手鏡》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30
三、字韻書對佛典疑難俗字的收錄與傳抄	32
1. 《廣韻》明收佛典用字的情況	33
2. 《玉篇》明收佛典用字的情況	36
3. 《集韻》收錄佛典用字的情況	37
4. 其他字韻書收錄佛典用字的情況	39
四、敦煌寫本佛經對疑難俗字的保存	39
第三章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考釋的方法	41
第一節 比勘對校不同類型的佛典	41
第二節 充分利用不同版本佛典異文	42
第三節 綜合運用字的各個要素	43

下篇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彙釋

凡例	49
彙釋	50
參考文獻	465
部首表	469
檢字表	471



第一章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概論

第一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所指範圍

上 篇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研究

第一章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概論

第一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所指範疇

我們所說的“漢文佛典疑難俗字”是指那些可見于漢文佛典的在大型字典中音義不詳，或形音義可疑，或沒有任何書證、例證的俗字，以及可見于漢文佛典不為大型字典收錄的正體不易知曉的俗字。圍繞着這個定義，我們作以下說明：

我們所說的“漢文佛典”是指歷代用漢字記錄書寫的有關佛教方面的各類典籍，主體部分是歷代漢文大藏經所收的典籍。從記錄方式來看，既有手抄寫本漢文佛典，也有各種刻本、影印本、鉛印本佛典。由於佛典浩如煙海，數量龐大，難以窮盡，加之在保存疑難俗字方面，不同的漢文佛典價值有大有小，所以我們研究和考釋的疑難俗字主要源于《龍龕手鏡》《大正新脩大藏經》《高麗大藏經》《中華大藏經》《嘉興藏》《趙城金藏》《乾隆大藏經》《已正藏經》《已續藏經》《影印宋碛砂藏經》《永樂北藏》《房山石經》及部分敦煌寫本佛經。

我們所說的“疑難俗字”是以歷代大型字典為參照對象，包括歷代大型字典收錄的音義不詳，或形音義可疑的漢文佛典俗字，歷代大型字典收錄的沒有任何書證或例證而可用漢文佛典補證的俗字，歷代大型字典未收錄的正體不易知曉的漢文佛典俗字。與普通常見俗字相較，這些“疑難俗字”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令人疑惑的地方，都須經過一番研究才可辨別。如：

《龍龕手鏡·月部》(407)：“𦓐，俗，音梁。”《中華字海·月部》：“𦓐，義不詳。”玄奘《攝大乘論釋》：“彼諸生盲，有觸象鼻，有觸其牙，有觸其耳，有觸其足，有觸其尾，有觸其脊𦓐。”(T31, p0135a) “𦓐”，宋、元、明、宮本《攝大乘論釋》作“梁”。“𦓐”音“梁”，即“梁”字。“𦓐”字出現在佛典《龍龕手鏡》中，在大型字典中意義不詳，這就屬於我們所說的“歷代大型字典收錄的音義不詳，或形音義可疑的漢文佛典東晉俗字”。

《廣韻·效韻》：“𦓐，很也，戾也。出《字林》。”《字彙·人部》：“𦓐，與𦓐同。”《漢語大字典·人部》(175)引之，無“𦓐”的用例。《虛堂和尚語錄》卷一：“口吃耳聾，驢𦓐到底。一氣轉一藏，是非終難洗。”(T47, p0985a)《虛堂和尚語錄》卷六：“徬徬蹈翻天地黑，盲驢惡𦓐弄蹄行。”(T47, p1033a) “𦓐”字在大型字典中沒有例證，而佛典中

可見此字，佛典可為其補證並有助於正確理解該字，這就屬於我們所說的“歷代大型字典收錄的沒有任何書證或例證而可用漢文佛典補證的俗字”。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一五《摩訶僧祇律》卷三二：“憂慙，音惱。”（59/1113a）“慙”，大型字典失收，乃“惱”字之訛。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三二：“又復世尊泥洹憂惱纏心，先所聞持不復通徹。”（T22，p0491b）《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憂慙”即《摩訶僧祇律》中的“憂惱”，其中“慙”即“惱”字之訛。“慙”字在大型字典中沒有，而佛典中可見此字，佛典可為大型字典增補新的俗字，這就屬於我們所說的“大型字典未收錄的正體不易知曉的漢文佛典俗字”。

以上三個方面的“漢文佛典疑難俗字”都具有比較重要的價值，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針對不同類型的疑難俗字，我們或是考證它們的讀音、意義，或是辨析它們的形體，識別它們的正體，或是補充它們的書證、例證，或是為大型字典增補俗字。

第二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研究歷史與現狀

西漢末年，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在史書中曾有“釋教”“佛陀”“浮屠”“浮圖”等譯名。它的傳入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這中間包括對漢語言文字的影響。佛教的傳播離不開佛經的翻譯。佛經的翻譯始終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唐智昇《開元釋教錄》：“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歲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庚午之歲，凡六百六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并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T55，p477a）這些佛經一經譯出即輾轉傳抄，廣為流布。傳抄翻經主要有官抄、民抄，這些抄寫經文的人即人們所說的寫經生。鄭汝中在《唐代書法藝術與敦煌寫卷》中指出：“（魏晉）之後佛教大興，寺院林立，信奉佛教，參與佛事，已成為我國朝野僧俗重要的精神生活，而且勢如潮湧，信奉人愈來愈多。為了表示虔誠，當時最主要的一項活動就是把譯成中文的佛經寫在紙上，或刻在石上，將傳播佛經視為功德和時尚。很快就擴及全國，掀起了以寫經為目的的書法活動。”^①

《續一切經音義》卷一：“譯布支那，前後翻傳，古今抄寫。論梵聲則有一文兩用。誤上去於十二音中。數字同歸。疑體業向八轉聲內。考畫點，乃祇如椶（以冉）椶（舒瞻）亂於手木，帳（知亮）帳（丑仗）雜於心巾，𠂔（都奚）𠂔（直尼）著彳著人。裸（古玩）裸（胡瓦）從衣從示，諂（吐刀）諂（丑冉）不分𠂔（以小）𠂔（音陷），壯（側亮）牡（莫后）罔辨牛（語求）𠂔（疾良），少斫昧於戍哉，無點虧於寫富，如斯之類，謬誤寔繁。若不討詳，漸乖大義。”（T54，p934b）

^① 敦煌研究院：《敦煌書法庫》第4輯，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年，第4頁。

《續一切經音義》卷一：“音義之興，其來有自，況乎釋尊之教也。四含妙典，談有相於權門。八部真宗，顯無為於實際。真俗雙舉，唐梵兩該。借以聲名句文為能詮，表以菩提涅槃為所證。”（T54，p934a）

寫經生們水平參差不齊，由於抄寫的佛經數量巨大，加之當時漢字缺乏統一規範，篆、隸、行、草、楷各種字體交雜使用，他們抄寫出來的佛經字體風格各異，訛誤俗別字衆多。許多佛經經過不同時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傳抄後，變得面目迥然、異文林立。無論是翻譯佛經還是傳抄佛經，都可導致漢語疑難俗字的大量湧現，成為漢語俗字產生的一個主要途徑。漢語疑難俗字充斥經文不是一件好事，這勢必影響人們閱讀佛經。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一些收錄或注解疑難俗字的佛經注疏及音義類典籍應運而生。

《大正新脩大藏經》33冊至44冊，收錄了160多種注疏類典籍，這些注疏書有的是講解佛理，有的注解詞語，還有的偶爾辨別字形。其他《大藏經》也收了不少這方面的書。如：

《四分律名義標釋》卷一：“四事不可治，謂姪、盜、殺、妄四波羅法，苦有犯者，如人斷頭，無可救療，令其還活，以更無有法，還得戒身，故云不可治。”（X44，p413c）

《智者大師別傳註》卷一：“披者，開也，雲開見日，萬境洞明。”（X77，p666a）

《智者大師別傳註》卷一：“三方即齊、周、陳也，三國各據，故車不同軌軌，書不同文義。”（X77，p665b）

《北京五大部直音會韻》卷二：“哺，音步，食在口也。”（J19，p233a）

《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七：“經：‘飢餓羸瘦（至）遂至父舍。’贊曰：‘困到也，法食不足故飢，妙行不圓故疲。或起惡見，損壞深，故生瘡。不堅持戒，損壞淺，故生癬。妄生見解，不專持戒。到父城者，遇入大乘。傭賃，展轉者勤力求法也。至父舍者，入中道大乘也。’”（T34，p778c）

這裏的“贊”實際上就是一種注疏，對經文“飢餓羸瘦”至“遂至父舍”中的詞語及文意進行了詳細疏通闡述。

《法華經三大部補注》卷一四：“背瘡，瘡字應作脊，資昔切。”（X28，p42a）

《法華經三大部補注》卷一四：“強梁，《大明度經音》云：‘強梁者，自大之兒。’”（X28，p419c）

這裏的“補注”對有關詞語進行了解釋，對有的字的形體進行了辨析。

總的來說，佛教注疏類典籍主要在於闡明義理、疏通文意，對疑難字獵涉不多。就保存與考辨疑難字而言，佛經音義類書的價值就遠遠大於注疏類典籍。佛經音義是專門對佛典中出現的疑難字詞進行注音、釋義、辨形的一種訓釋形式。佛經音義類書衆多，北齊有道慧《一切經音》，隋有智騫《衆經音》，唐有玄應《一切經音義》、慧苑《新譯華嚴經音義》、雲公《涅槃經音義》、窺基《法華經音訓》、郭迢《新定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五代有行瑫《大藏經音疏》、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遼有行均《龍龕手

鏡》、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宋有雲勝（一作文勝）《大藏經隨函索隱》、處觀《紹興大藏經音》等。在現存的佛經音義類書中，以行均《龍龕手鏡》、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慧琳《一切經音義》、玄應《一切經音義》、處觀《紹興大藏經音》收錄或考識佛典疑難俗字最多。具體情況後文將予以詳細論述。

漢文佛典，無論是歷代傳承的刻本還是敦煌寫本，數量都很龐大。近現代國內外對漢文佛典俗字有過研究的專著主要有潘重規《敦煌俗字譜》、竹林居士（李琳華）《佛教難字字典》、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黃征《敦煌俗字典》、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彙考》、陳飛龍《〈龍龕手鑑〉研究》、李圭甲《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韓小荊《〈可洪音義〉研究——以文字為中心》及鄭賢章《〈龍龕手鏡〉研究》《〈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研究》《〈郭迢經音〉研究》等，論文主要有鄭賢章《從漢文佛典俗字看〈漢語大字典〉的闕漏》《刻本漢文佛典俗字的研究價值芻議》《漢語疑難俗字重考若干例》《從疑難字看新版〈漢語大字典〉的缺失》、張新朋《〈玄應一切經音義〉異體字研究》、謝慧綺《慧琳〈一切經音義〉俗字論析》、徐珍珍《〈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俗字研究》等。

此外，蔣禮鴻（主編）《敦煌文獻語言詞典》、項楚《敦煌變文選注》《王梵志詩校注》、張涌泉等《敦煌變文校注》、曾良《敦煌文獻叢割》、徐時儀《玄應音義研究》《慧琳音義研究》、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儲泰松《可洪音義研究》、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現象研究》等也涉及了一些漢文佛典俗字方面的問題。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楊寶忠《大型字書疑難字考釋與研究》、鄧福祿《字典考正》雖是對大型字典中的疑難字進行研究，但大型字典中的疑難字有很多就是來源於佛典，如《龍龕手鏡》《一切經音義》等，因此這些著作中也有一部分內容實際上是對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的考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臺灣 CBETA 電子佛典中有一個《缺字表》，對出現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的一部分俗字進行了簡單的辨識，為研究刻本漢文佛典俗字提供了重要資料。

不過，存于漢文佛典中的疑難俗字數量巨大。敦煌寫本佛經、刻本佛經、佛經音義類典籍都存有相當數量的疑難俗字，僅《龍龕手鏡》一書中現在還存有疑問的字就數以百計。同時人們對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分布的狀況、產生的原因、存在的價值以及在後代字書中的流變都還缺乏深入的認識，對《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可洪音義》《龍龕手鏡》等與寫刻本漢文佛經在俗字上的傳承方式、規律以及彼此間相互印證的可行性都還缺乏深入的研究。拙著將對此展開研究。

第二章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的產生與傳承

佛教的傳入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中國文化各方面影響巨大。自此之後，中國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建築、語言文字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傳統文化在這次中外文化交融中得到了更新與發展。在語言文字方面，受梵文拼音字理的啟示，反切注音法應運而生，漢字審音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極大地促使了漢語音韻學的發展；佛經翻譯創造了許多新的詞語、新的詞義和新的詞語構造法，極大地促使了漢語詞彙學的發展；漢文佛典版本衆多，不同版本之間產生了許多異文，這些異文具有很高的文獻、語言研究價值；佛經刻寫傳抄產生了大量的俗別字，促使了辨別字樣類型的字樣學的興起，為後來的漢語俗字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漢文佛典數量巨大，疑難俗字衆多。不同類型的漢文佛典都或多或少存有一定數量的疑難俗字。探討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產生的途徑、原因，研究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在典籍中的傳承演變，對於漢語俗文字研究、大型字典的編撰修訂等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產生的原因

漢文佛典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俗字？我們認為漢文佛典俗字的產生有其客觀的原因，也有其主觀的原因。

客觀因素主要是字體演變。字體演變是俗字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漢字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幾次大的變革，而這些變革又不是突變的，一般有一個多體並存的時期，這些多體並存的時期也是異體現象較多的階段。漢字異形現象由來已久，商代西周的文字中異形現象就已經較多，到春秋戰國時期，字形更加混亂。唐蘭指出：“春秋以後，是文字的大混亂時期，不但各國文字都自成風氣，就在一國裏面，有時極意摹古，有時卻簡俗僞別，至不可識。”^①《說文解字·敘》也說這一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可見這一時期異形現象的普遍。從秦到兩漢，隸書漸漸成熟，並成為了漢代的主要字體，雖然如此，各種書

^①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52頁。

體交織的現象還是十分普遍，漢初就有“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作為考試科目（《漢書·藝文志》），加上漢代草書、行書又成為了新興的字體，人們在書寫時會受到各種書體的交互影響，這樣一來就會導致字形有多種異體。即使是用隸書書寫，在當時隨意性也很大。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字體變化中又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楷書出現並成熟，行草楷隸交互影響，導致大量漢字的變體異形。《後魏書·江式傳》：“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以意說，眩惑於世，難以釐改。”隋唐五代異形仍舊盛行，尤其在晚唐、五代。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我們有理由認為，晚唐、五代是俗字紛繁的另一高峰。”

從東漢到唐代是佛經翻譯抄寫的主要時期，根據上文的論述，這一時期也是漢字字體演變、定型規範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漢字字體的變化隨意性、不確定性成份很大，字形訛變現象嚴重。佛經數量大，翻譯者衆多，傳抄者衆多，傳抄方式多樣，傳抄的時間長，傳抄的地域廣，這些無形中又加大了疑難俗字產生的可能性。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一：“𡗗，檢一切字書及教字韻中並無此字，多是筆授或傳寫人隨情妄作，非也。”（T54，p373a）正如佛教的傳入為中華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樣，佛經的翻譯與傳抄為漢字的發展也增添了新的元素，影響深遠。當然，客觀上的原因還有許多，如為翻譯外國語，記錄方音，都可能產生新的俗字。

人們主觀原因也是俗字產生的重要方面。

“求簡”是人們造異體的一種心理。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簡筆的俗字生命力最強，俗體字的產生在歷史上沒有停止過。俗體字不但在比較隨便的場合應用，在莊嚴的場合也應用；不但一般書寫者應用，受過嚴格文字訓練者也應用。各種字體裏都有俗體字，它是不受體態限制的構形簡化。漢末以來，各個時代都不能不或多或少承認一部分群眾中間普遍通行的簡體字。”人們對漢字的價值取向之一是“貪簡趨便”。佛經中出現的俗字，許多都是求簡的結果。不過有的由於過度簡單反而成了難以識別的疑難字。《護國司南抄》的整理者說：“本文獻或者因其為註疏之註疏，或者因其乃抄備個人使用，故用更加簡便的草書乃至自創的略書寫成。所謂‘略書’，往往是一些字的偏旁部首，如‘護國’作‘戶口’，‘波羅密’作‘皮羅𠂔’，‘金剛’作‘金𠂔’。這些略書過去因為難於識讀而一直被誤為‘白文’。由於現存的《護國司南抄》用行草乃至略書寫就，且有不少字為抄者自造，頗不易識讀，加之重抄疏釋存在不少錯誤，並有一些地方模糊不清，故整理者雖數次抄錄辨識，但仍有一些字未能識別，有些字的辨認亦無十分把握。”（ZW07，p69a）人們在整理《護國司南抄》時，就發現不少用草書乃至自創的“略書”寫成的字。如將“波羅密”寫作“皮羅𠂔”，將“金剛”作“金𠂔”。很多是抄者自造，頗不易識讀。

“愛異”也是人們造異體的一種心理。漢字的俗體中有許多反映了這種取向。唐蘭《中國文字學》（182）：“庾元威說：‘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為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從

末。’”其中就提到了“愛異”。“愛異”產生俗字有各種原因：有的是由於政治因素而造；有的是因特殊用途而造；有的是爲了凸顯字義而造。歷史上有一件著名的武后造字事情。宋趙與時《退賓錄》卷五：“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千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明焦竑《俗書刊誤》卷七：“唐武則天製十二字。”照、日、月、年、天、地、臣等本都是十分常見且形體也簡易的字，但武后爲了改制，在文字上也力求有所變異。如“照”作“𡩿”，“地”作“坭”，“月”作“囧”，“臣”作“𠂔”等。則天所造文字在敦煌寫本文獻中多見。傳抄佛經是爲了積累功德，重在行為本身，至於你用什麼字體，用什麼方式傳抄，是沒有統一規定的，這就給抄經生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張揚個性、自由發揮的空間。我們今天看到的敦煌寫本佛經在文字書寫上那真是百花齊放、爭奇鬥豔。從《龍龕手鏡》等收錄的俗字來看，不少都是“愛異”的結果。如“矮”寫爲“𡩿”，“暗”寫成“𠂔”，“添”寫成“𡩿”，“嫩”寫成“𡩿”。

“求明”也是人們造異體的一種心理。人們爲了使字在構造上更表音或更表義而新造異體。《龍龕手鏡·虫部》：“𧈧，俗；蟠，正。”“蟠”本從番聲，由於重輕唇音的分離，從番聲不能很好地表明“蟠”的音，於是造了一個俗體“𧈧”，而“𧈧”從“槃”聲，與正體“蟠”的實際音正同。又如《龍龕手鏡·艸部》：“𦵏，俗；薺、𦵏，二正，呼毛反，芸也，去田草也。”“薺”本從好省聲，但一般的人並不知道，於是造“𦵏”字，從好聲，字音得已顯化。《龍龕手鏡·玉部》：“𦵏，音摩。”“摩”在“摩尼”中只是一個譯音字，形體上不表意。人們想從形體上知道“摩尼”指寶珠，於是將其增“玉”旁作“𦵏”。

人們主觀原因中對俗字產生影響最大的還是書寫時的草率、馬虎，這種草率多是因爲書寫者心理上不重視漢字的規範所致。佛經中的俗字與其正體比較大部分在形體上都有訛誤，這種訛誤大多數又沒有理據，是書寫者一時之作。這些因個人訛誤而產生的俗字大多是沒有生命力的，只存在於一人一時傳抄的作品中。

總之，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的產生是客觀或主觀作用的結果。要了解每個俗字產生的原因是不容易的，在本書的疑難俗字考釋中，我們將盡量結合俗字的出處或具體使用的語言環境予以解釋。

第二節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產生的途徑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漢文佛典疑難俗字產生的方式途徑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疑難俗字是書寫訛誤所致，有的是文字類化所致，有的是抄經生們刻意創造，有的是字體演變所致。

一、書寫訛誤

在語言文字運用沒有立法規定的時代，在文書手寫傳抄的時代，文字是極其容易發生書寫訛誤的。漢字數量眾多，結構複雜，相近的構件很多，書寫者稍不注意就容易將字寫錯。佛經翻譯傳抄的時代正是漢字多種字體交織使用，漢字書寫張揚個性的時代。漢文佛典浩如煙海，翻譯佛經、傳抄佛經的人數眾多，漢文佛典傳抄方式多種多樣，漢文佛典傳抄的時間長，傳抄的地域廣，這些因素無形中加大了文字書寫訛誤的可能性。漢文佛典疑難俗字大部分是通過字的形體訛誤產生的。有的訛誤只是部分構件訛誤，有的訛誤則幾乎面目全非，難以辨認。如：在《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俗別字譜》（478—480）中，“採”可作“𢇛”“𢇛”“𢇛”“𢇛”“𢇛”等形體，“插”可作“𢇛”“𢇛”“𢇛”“𢇛”“𢇛”“𢇛”“𢇛”“𢇛”等形體，其中大部分為形體訛誤所致；在《龍龕手鏡·牛部》（114）中，“犛”可作“𢇛”“犛”“犛”“犛”等，其中大部分亦為形體訛誤所致。又如：

[𢇛]

《生經》卷一：“或云白擣，或云五𢇛截耳割舌挑目殺之。”（T03, p0077c）“𢇛”，宋、元、明本作“𢇛”。《大寶積經》卷三六：“中間道路屏除草穢、甗瓦、礫石、株𢇛、毒刺，極令遍淨，如明鏡面。”（T11, p0204c）

按：“株𢇛”之“𢇛”，當為“𢇛”字之訛。《長阿含經》卷一八：“又彼土地無有溝澗、坑坎、荊棘、株𢇛，亦無蚊虻、蜣蛇、蜂蝎、虎豹、惡獸。”（T01, p118a）《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401—600 卷》卷四五一：“有菩薩摩訶薩具修六種波羅蜜多，見諸有情由惡業障，所居大地高下不平，塹阜溝坑，穢草株𢇛，毒刺荊棘，不淨充滿。”（T07, p276a）《大寶積經》“株𢇛”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株𢇛”，其中“𢇛”即“𢇛”字。“𢇛”因構件“兀”與“瓦”手寫近似而訛作“𢇛”。

[𢇛]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一一《瑜伽師地論》卷八十：“𢇛著，上都南反，樂也，亦作𢇛、𢇛二形。”（59/943a）

按：“𢇛”，當為“𢇛”字之訛。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八十：“有八種隨順學法。何等爲八？一者唐捐𢇛著，二者𢇛著故縛，三者縛故障礙，四者障礙故垢，五者垢故災雹……”（T30, p0746a）《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𢇛著”即《瑜伽師地論》中的“𢇛著”，其中“𢇛”即“𢇛”字之訛。“𢇛”訛作“𢇛”，構件“耳”“尢”都有訛誤。

二、文字類化

漢文佛典疑難俗字中有一部分是通過字的形體類化產生的。對於類化字，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人們在書寫某字時，受到上下文用字、前後語境、自身形體構件或其他因素的心理暗示，使得該字在形體上變得與相關用字部分一致，這就是文字學上所指的

類化，由此產生的字即類化字。類化字產生的原因不是漢字本身形體演變所致，而是受到書寫者心理的影響。漢文佛典疑難俗字中有許多這樣的類化字。漢文佛典不僅類化字多，而且類化字的表現形態極其豐富。

1. 受上下文用字影響的類化字

文字在書寫時比較容易受上下文用字影響而類化。這類類化字主要是通過增加構件、改換構件或者調整自身構件位置而產生的，在佛典中最为普遍。

[盾—𢇛]“盾”類化作“𢇛”。《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二四《開元釋教錄》卷七：“矛𢇛，上目求反，下食尹反。”（60/345a）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卷七：“傳錄俱宣，所撰而自相矛盾，何也？”（T55，p0550b）“矛𢇛”即“矛盾”，其中“𢇛”即“盾”字。“盾”受上字“矛”的影響類化增“矛”旁而寫成了“𢇛”。

[𠂔—𠂔]“𠂔”類化作“𠂔”。《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二九《廣弘明集》卷一七：“號𠂔，上戶高反，下徒刀反，正作𠂔也。”（60/569c）“𠂔”即“𠂔”字之俗。“𠂔”受上字“號”的影響類化換旁從“号”而寫成了“𠂔”。

[思—𢇛]“思”類化作“𢇛”。《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一《大般若經》第十三帙：“𢇛惟，上息慈反，念也，正作思也。”（59/553a）“𢇛”即“思”字之俗。“思”涉下字“惟”字類化，移動構件位置，由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而作“𢇛”。

2. 受上下文語境影響的類化字

人們在書寫時，受文本語境的影響，有時候會通過改易某字的構件或為某字新增構件來實現凸顯意義和適配語境。

[躓—𨔵]“躓”類化作“𨔵”。《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二一《出曜經》卷四：“頓𨔵，音致。”（60/194c）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六：“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躓失伴在後，進不見伴，退畏盜賊。”（T04，p0642a）“頓𨔵”即“頓躓”，其中“𨔵”即“躓”字。又《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二一《出曜經》卷八：“頓𨔵，音致。”（60/196a）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一二：“吾常由此經過，亦無艱難，今日何為有此躓頓？”（T04，p0672c）“頓𨔵”即“頓躓”，其中“𨔵”亦“躓”字。“頓躓”的意義是“顛仆”，“行路顛蹶”。從上面的例子來看，“躓”蓋是受上文在語義上與車有關的影響類化換旁從“車”而作“𨔵”的。

3. 受語義常配字影響的類化字

某些字在表達某種語義時常會同另外一些字相關聯。如人們在說“外甥”的時候，常常會在心裏想到“舅舅”，如果在書寫時也得到這種心理暗示的話，就有可能致使相關字在形體上類化。例如：

[外—𡈼]“外”類化作“𡈼”，“甥”類化作“𡈼”。《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卷一四《佛本行集經》卷五四：“𡈼𡈼，外生二音。”（59/1087a）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五四：“此之童兒，是汝甥甥，今將相付，汝等必須教此童兒。”（T03，p0904c）“𡈼𡈼”